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其 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 為里監

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奴曰者豪 皆謂之

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

人 師古曰徇亦略 食其聞其將皆握齮好荷禮 應劭曰握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

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

適會作沛公騎士 師古曰沛音切角反

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謂若汝也謂

曰臣里中有鄉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弟言

之師古曰從弟且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于容反沛公至

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聊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音類比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

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也衡橫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馮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中央凡五達也音錯曰四通

險阻也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今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

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

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

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今

適卒分守成皐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天所以

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

師音丘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

曰耒手耕曲木也音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皐之

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西商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

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衆軍於歷城諸因示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

秦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以歲月破也且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王背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二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

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

各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

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

曰刻斷無復廉鐸也臣鑽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則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

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院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

酒師古曰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

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王乘車而游說乎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

亭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

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辯時人皆謂其

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

雕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雕音推令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

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

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

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迎之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

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

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陰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躒

然起坐師古曰躒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

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若漢一郡王

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說賈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

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

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瑶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入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

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煥也有慙色

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

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

賈自度不能爭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迺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

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

佗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木反

數擊鮮母父溷女為也

服虔

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又辱汝也師古曰解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性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

溷音下困反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

嘗燕居以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

賈往不請直入

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陳平方念不見賈

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文見賈至

賈

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

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

士豫附

師古曰豫素也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者與之言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卒用其

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共具而

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

食飲賈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藉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今此諸侯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

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

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許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

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師古曰欲審食其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肖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貧服具師古曰貧音士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

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灾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

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命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

久之人或毀辟陽

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

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

閔籍孺

師古曰倭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孺字後人所妄加

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

今辟陽

侯幸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曰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

肉祖為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祖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祖者自挫辱之其甚見哀憐

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具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驩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

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

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

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

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

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

遂自剄文帝聞

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客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師古曰郃邑名也即今武功故

城是其處音吐仲反積德累善十餘世師古曰累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筆去居岐師古曰筆馬筆也

者以示無所推持也筆音止心系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

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

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又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

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

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

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疾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

矣師古曰侔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

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

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攬同謂挾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

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

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曰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

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

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

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

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或說此肉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
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兵已業行

上怒罵劭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

曰沮謂止壞也音材伊反械擊劭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劭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劭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劭劭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

柰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

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

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

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

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天父亢禮哉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

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

曰近音其斯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

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

安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

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

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請經兵革之後未易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

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一國之正族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口師古曰今高陵棧陽諸田幸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田諸田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蕘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

謂為逆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

大司馬

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

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輳

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

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

足憂二出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

三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

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龍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

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音鉅依反

迺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

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

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劓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声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

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劓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滑之

以通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

生寧能闕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諸生

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亨稷嗣君張晏

曰后覆佐唐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

通就其儀號師古曰成就也高帝采秦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

上益厭食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自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枯骨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母

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

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畝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具

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畝位尊卑之次也春習之月餘通

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

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大七十五

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後時尚儀

師古曰儀曰欲

叙其下儀法先

先平明

師古曰未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志也

傳曰趨

師古曰陳聲教入者皆

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

師古曰俠古挾同挾其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

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章昭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

傳警

師古曰傳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

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

諸侯必殿

皆伏抑首

師古曰

謂依禮法不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

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

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主隨臣久矣與其為仁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

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

太子太傅十一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

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若食啖如厚曰食无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无味之食也

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有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

大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世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志且搖天下

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

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

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

儀法比通所諭著也惠帝為東也長樂宮孟康曰朝

樂及開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作復道方

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通奏事因請問師

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日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

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

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

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

冠時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

之時而夜遊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言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

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

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合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首也櫻音於耕反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荀子信哉劉敬

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抱鼓而立一王

之儀師古曰抱者鼓推所以擊鼓也舍抱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抱音博其字從木遇

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辟陽不終其年

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不憚甚託病歸家

受真責自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輕陳平周勃以安侯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以

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真矣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

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為築外宮舍之師古

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

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

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

詣上上悔

師古曰悔不理其母

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

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

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

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

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

驕蹇

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其橫

師古曰橫音明

孟交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葷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即自襲金椎椎之

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襲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干刑也師古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以趙主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

二也吕后主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

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

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

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

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

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

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

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

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謀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

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

曰翫古弄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

之尊謂玉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

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

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煩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

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休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其過且夫貪讓國

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毋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師古曰

曰淮南王呼帝為大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家自為名節而重其行用此於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六者

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漸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

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詳任情意

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

面之位奮諸貴之勇應劭曰天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

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

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

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子事覺誅毒并殺一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上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郢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與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心其黨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

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大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大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

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

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

縣令主比曰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

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

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三之

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詰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

以下為之柰何夫隋文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

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隨言曰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

笑以著先帝之德師古曰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

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

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天喻王得書不

說師古曰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

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

安北故縣也處多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

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擅為法令

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

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

口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十石也臣瓚曰奉畔者大夫但張晏曰

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

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及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

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藺名忌藺音疑嚴助傳作閩字音內耳今流俗

書本此藺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誰也實葬肥陵誰云不知處謾音

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并此下

曰表者堅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

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

口亡命者棄市而藏詐捕不命者而擅罪人無告劾繫

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

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

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

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四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

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鮮帛皇

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

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

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

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

子之子之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餐給薪菜鹽炊食器

席蓐師古曰炊器釜其屬屬食器不與梳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飯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

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

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

剛今暴摧折之臣也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

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

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

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

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家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

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

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子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

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賁說是上聞之曰昔堯

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鯀及共工比日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

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伐貪淮南地邪迺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

矢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

閔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

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吳越達也師古曰晉說

非北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安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

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

若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

曰喜音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之術金白之鐵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

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

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曰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

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

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

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

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

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

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音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

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

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

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

予金錢為中調長安孟康曰調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調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調音朽政

反師古曰調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

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

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戎君女為太子妃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服

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

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

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

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

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

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

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諸毀之於

王使郎中令片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

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

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

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周之不逮詣河南淮

南相怒壽春永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永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

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漢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

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

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王

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

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

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雍格

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

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

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

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

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妾

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

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

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

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

音丈以為妾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

吏反盡載之意

蘇林曰輿猶

師古曰漢廷治者

師古曰即

師古曰

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師古曰曰孽庶也

王不愛后太子

皆不以為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

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也

時諸侯皆

得分子弟為侯

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

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

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

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接

欲害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

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

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

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

事書既聞上以其惠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

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

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

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

張晏曰探窮其根原

河南治建辭引大

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

吳楚七國為效

師古曰言反事不成

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

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

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

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

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爾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

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

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

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

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

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灼是欲發國中兵恐相二

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持

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

火故反口呼音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

決廷尉以建辭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

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令言分踪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遺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

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

會逮師古曰會謂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

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

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

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

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

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

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母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又

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

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其二百石及秩比

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者其

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

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

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

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

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

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

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赤心結賓客以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

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

擊答之令其自服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

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

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衡山王以此志與奚慈張廣曰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

曰縱音子舅反縱吏謂勸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

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譏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

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

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為夫所奔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

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用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

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發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管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

師古曰繼母也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管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

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
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
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
欲并廢二子而以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
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上世數見譚諧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
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
王迺召欲縛管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
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
書即背王去王使人中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
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官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

孝抄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
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
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朝

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
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

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

具弟語師古曰為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

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

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師古曰之長安上

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

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師古曰

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

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

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

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

之間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曰發

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

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

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

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

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

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

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王

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

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

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

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王王以刃自刎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文也荆楚也

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疆信哉是言也淮南衡

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蒯郡之縣也蒯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韓王蒯通本與武

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諱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

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

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

日東方人以物而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更反字本作事周禮考工記又作苗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

師古曰施設也平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

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

此通之所以用

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

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曰今料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

以為死矣

師古曰始危也

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

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

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

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

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

孟康曰嬰以城自繞

皆為金城湯池

不可攻也

何古曰金以喻堅陽喻弗熱不可近

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

輪迎范陽令使馳騫於燕趙之郊

師古曰令衆皆見

則邊城

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

猶如阪上走丸也

師古曰言乘剪更易

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

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

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

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

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

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

伺間隙而軍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

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

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

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為欺已而亭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

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

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

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

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

言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

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問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築建號壹

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龍師古

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

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阻

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教謂

無援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城傷留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

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滎陽

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

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

銳氣挫於峻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

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上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隨肝膽師古曰隨毀也

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

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

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天下孰敢不聽足

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

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

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

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

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鷹陳

釋之事師古曰鷹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

害若逃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

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泚音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

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鷹陳釋之事者故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

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今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

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

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

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

且臣聞之勇略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

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

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

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

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介足下挾

不賞之功戴電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

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

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

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斯養之役

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齊人名

小嬰為僭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僭音都濫反或曰僭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沃弗

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逢蠶萬里

致蠱

師古曰与讀曰預蠱蠱也蠱毒世蠱音丑界反蠱音呼各反

子孟真之狐疑不如童

子之必至

師古曰孟音古之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

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

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

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

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光令罷安

通說不聽

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

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

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

至上欲亨之日若教韓信反何也

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

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秦失其鹿

鹿喻帝位

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

下匆匆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

師古曰顧念也

可殫誅

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

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

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

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

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

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

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

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

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曰

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燻治死犬燻音似兼反

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

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

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者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

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

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

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子充反雋肥肉也

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

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波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

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

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

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

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

五

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

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

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

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

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

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

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

院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

道師古曰講音干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

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獫狁獻東

甌入朝師古曰楚西南夷也音浦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在天之也長榆基於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

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朔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榆谿在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

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

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

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

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與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

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

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藜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

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

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

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受几杖

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

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

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

父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

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

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

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

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

周被下賴川兵塞轅轅伊闕之

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錐陽耳

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藜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嘗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

厚曰祭相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盥師古曰如說是也

師古曰在梁陽

師古曰天下之人

張晏曰不成即

師古曰言不知

韋昭曰淮南臣名

師古曰在梁陽

師古曰天下之人

張晏曰不成即

師古曰言不知

韋昭曰淮南臣名

師古曰在梁陽

師古曰天下之人

張晏曰不成即

師古曰如此許則漢河南郡雖有雒陽在百餘里皆不屬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淳曰言此北尚與阻其

餘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

人言絕成阜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

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

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

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如淳曰言天下勞苦

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

諸侯頗有失行皆

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無應即還略

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

之船守下雒之城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

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

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

師古曰屈音具勿反

可以延歲月

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矣趙賢朱驕如昔以

為什八九成

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

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嚮

西至於戲

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無為矣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

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佳刑法轉海瀕之粟致

于西河師古曰類淮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類音類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

是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

音其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

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

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師古曰五嶺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在甌閩越

他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置此後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

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

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

第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

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

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

應師古曰和音胡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

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祀愛蒸

庶師古曰記普也蒸亦衆也記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

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

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

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

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

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

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

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

絕父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

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君幸臣先師古曰在君幸臣先死身死

于東宮也如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

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

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

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

桀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

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

師古曰促其期曰

又為左右都司空上材中都官詔獄

書

師古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材中都官詔獄

逮諸侯太

子及幸臣

師古曰追對獄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

而說之黨可以激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

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且自發兵而已

後事發覺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

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干見反

充本名齊有

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劭肅

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垂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

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

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

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

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

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

自辜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詖字也

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

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身醢

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

從

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

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

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

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甲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礼深衣績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

新婦袍上挂全幅緇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纒步搖冠飛翾之纒

服委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蕤也臣瓚曰飛翾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纒織絲為之即

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尔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其壯師古曰魁大

核如崖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

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

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

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

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頴曰今貴戚身待

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

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

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

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山逢館

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

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

之車盡効没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

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

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

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

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

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

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

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

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微也音息遂反故其

字出從示示者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

巫掘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詬

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

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効以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

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

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

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

作而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罪自趙虜

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

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

子後加諡置園後武帝知見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隄博士弟子受

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為衆所異哀

帝初即位皇后父持進孔鄉侯傳師古曰與躬同郡相

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

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

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

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自上亡繼嗣體

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

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

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

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持搗也字而勺同音上灼

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

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

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

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

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

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

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

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撓也撓音呼高反不可

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

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反目師古曰反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

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慎弱不任職左

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

不曉政事師古曰駸駸也音五駸反請曹以下僕逮不足數師古曰僕

良也僕音不木反卒有疆怒圍城長戟相闕師古曰卒讀曰卒陛

下誰與備之如使狂犬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讀東海之邊也嗥古叫

字謹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音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音讀曰

音讀曰

境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蘇林曰窺音踐師古曰踐也也亦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爰馳而輻湊羽檄重

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押音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悞臣

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其有大馬

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

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疆兵

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二都水躬立表欲

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

止董賢也皇幸曰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安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

以病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婁

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效寔之寔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寔之寔是師古

之捷既已失之未洽學者又改寔字為寔以應服氏之音尤離寔矣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其擁

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

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

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

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甲因下其章諸將
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與兵伐解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出其不意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

外交連結相援者則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間誤之令其解散也

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

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

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曰陳

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

憂也師古曰音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所備其言也音居約反臣為國

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異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

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

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

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災感

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何鼓師古曰弗讀與字同其

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警壽經歷郡國天下騷

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熹變

異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

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

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

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

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

星歷師古曰傳讀曰虛造匈奴為孫西羌之難謀動于

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郡車

馳詣關交辭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不動安之

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其實未可

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譎

譎諛則主息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

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悔過自責疾誥誤之臣思

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

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上不

聽遂下詔曰間者火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

或頗著見師古曰謂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

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

督之師古曰督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詎公

車師古曰其為將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

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

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

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護

之策師古曰護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

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

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

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拒音皮義反持匕招指

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非禍也入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

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

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音龍音一干反血

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

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

廢師古曰終金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

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

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

言向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言向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機將安歸兮

師古曰快鬱盛

鷹鳥隼橫厲鸞排

側兮

師古曰五疾飛也亦鳥神鳥也赤火之精赤色五采雜形鳴中五音併側謂不得其所也

知若浮焱動

則機兮

師古曰知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知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

叢棘棧棧曷

可棲兮

師古曰棧棧衆盛負音仕巾反

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

翼庸得往兮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見涕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

泣流兮萑蘭

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萑延於地有所依焉則起躬然哀帝不用已為大臣以置治也臣墳曰萑蘭江漢間

干也師古曰墳說具在音但

心結滑兮傷肝

師古曰結滑亂也孟康曰滑音骨

虹蜺曜兮

日微

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之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孽杳冥兮未開

曰虹蜺覆曰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子死反

痛入天兮鳴謔冤際絕兮誰

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君絕也師古曰鳴謔者以鳥仰天光語自喻也誰語言无所告語也謔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

仰天光

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

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

我嗟浮雲為我陰

師古曰嗟古陰字

嗟若是兮欲何留

如是何用父幼而生

撫神龍兮撫其須

師古曰撫去擊同謂執持之

游曠迴兮反

亡期

師古曰言死不可復生

雄失據兮出我思

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

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師古曰事見論語

崩通一說而

喪三雋

應劭曰亨鄺食其敗出橫驕韓信也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

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

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雋

謂被初忠於其而不能終為王畫詐為之策而見納用也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師古

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

詩歌青蠅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

悼君子无信說言蓋蠅之為蟲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

毀行白黑以喻佞人亦變乱善惡

暈謀相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暈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相公

懼反諸隱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暈

公而殺之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賢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

而滅三卻亦書因是反弒所公之薛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說仲叔孫

怒而逐之奔文叔孫病牛餓殺之邱伯毀季昭公逐

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費已納女楚建走

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應劭曰楚平王為大

秦女美甘其勸王自納之因而構宰嚭譖胥夫莖喪

焉上甘怨望今將辭令王殺之將伐齊子

胥諫之宰又曰五胥自以先王謀臣常鞅鞅臨事阻大

眾異國之敗天差大妖賜之屬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

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

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弟或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

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言

生男立為太子後李烈王趙苑李

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

謀為上官子蘭所誘見放逐後秦昭誘張晏曰

懷王會於武關遂劫以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

曰趙高諸殺李斯而代其其皆謂樂伊戾坎盟宋痊死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蟲也太子殺息夫作燕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

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詐歎血加助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痊師古曰痊音在父反福反繇與由同

江充造

萬石衛直周張補訂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曁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

祖與語愛其恭謹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

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

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繫者也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也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

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音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

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

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也復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

子建次甲次乙次庶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

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

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過宮門闕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

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誚讓為便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內袒固謝罪改之廼許于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兒僮僕訢

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訢非也此訢讀與問問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

先敬為上時賜食於家以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

執喪哀戚甚師古曰此以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郎中令

少子慶為內史建也穎曰郎官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息病母

五日洗沐歸謁親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入子舍

今言諸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蘇林曰廁音投賈逵解周官曰云廁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廁中受糞身自澣洒蘇林曰廁音投賈逵解周官曰云廁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廁中受糞

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也復與侍

衫為侯胤師古曰親謂父也者不敢令萬石君

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

有可言屏人乃言師古曰廷月謂切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

言者富朝而見時上公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

師古曰茂陵內史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

邑中之里聞之不食慶恐肉但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

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

廼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其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

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廼四

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

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

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

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

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

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

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又事不關

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

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

滅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

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也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以為慶老

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

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住職上書曰臣幸得

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

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

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音勿曰滔漫也師古曰高

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填也

音莫于反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禮崇高嶽

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

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汝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濱音賓又音頻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

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

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

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

知吏茲邪師古曰比較考也音頻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

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入不奉職是空其官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

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

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

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

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元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

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

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

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

自欲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謂理當然者可遂家

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貴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

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

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

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申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

謂穆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景立年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問也

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曰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

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綰

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

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

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室之中也成帝曰成前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

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腹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

大三十六

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

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

師古曰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

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太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

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

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

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

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益謂私之不疑聞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

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

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

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

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

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

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

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

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

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

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

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

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猶名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

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

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

官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究反宮屬以為畏者亦不敢大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史平番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

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

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

日與讀曰敏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漸

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

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 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

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

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數其為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

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類也 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

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

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

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目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

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

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材曰陳留北縣四十餘

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

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大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苑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分之樂家睢

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

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伯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士俗云

平臺也復音方自反得賜夫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言入言

趨師古曰瞻者戒肅也趨吐行人也言出入者五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作惟惺者稱瞻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儼

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疑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

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

曰鉅萬古萬也且百萬白古曰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

元統二年十月

孝王不朝景帝使使持乘輿四馬迎梁王於關下臣

白但淳駟馬曰也臣瓚曰稱乘輿駟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

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

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

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

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

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

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

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

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

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

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
 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
 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踈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于足上出背
 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而死張晏曰足當處下所
 象孝王背朝而于上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謂為梁也
 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地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也死也孝王慈孝
 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
 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
 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
 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

宮正殺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

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助支音關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

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亞夫音亞夫大將軍竇嬰將

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

朝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

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

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

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吏

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

當坐邊等及逋逃亡軍者音赦之楚元王子敖等

與邊等為逆師古曰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母令汗宗

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

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

春復置諸關用傳出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

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

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

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太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

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次讀曰恭

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主定為山陽王不識

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

邑位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

廢為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

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

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瀕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

好音呼 到反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

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

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

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黜尊應劭曰詩云黜彼金

黜黜謂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黜黜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

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寶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

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

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

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筆目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明扉所穿太

后啼諠師古曰諠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

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見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

時任后不肯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

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行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

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及親戚及知國
陰事廼上變告梁主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
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
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
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無以
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
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
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大傅捕

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

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

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

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可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極擊

音反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

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

皆稱翁主言其父自王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

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

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合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

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春秋為親者諱詩云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

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

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

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巖音漫師古曰巖音秣謂塗塗也以內亂之惡

披市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

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又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姦才當自取必不與也案事者廼驗

問惡言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以三者

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

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若明也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曰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

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其甚得治親之誼

三十九 前漢書 卷之七 元祐二年 月 日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

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

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

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

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

即訊師古曰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切

有戒勅諄暴妾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

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類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

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

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詭諱也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三

壘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巡尉大鴻臚雜問

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

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救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

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貢亦有李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楨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踰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

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

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官者婢妾居

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

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

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

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眚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

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

蒙聖恩得見貴赦師古曰貴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什陽病師古曰僵什

音赴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臾冬月而臾罪也謹以實對伏

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

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

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自太皇太后立孝王之孫之曹孫沛郡卒史音

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焚其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其故

曰愛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階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

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四

九
七
卷

